

居
易
堂
集



居易堂集卷之八

記

吳氏鄧尉山居記

鄧尉山居爲余伯舅吳明初先生隱居養母處也吳氏爲吳望族推財讓產世多隱德先生早歲蜚聲庠序晚以詩文自雄而孝友剛方尤爲宗族鄉黨所推重以太夫人不樂棲泊城市故遂家於鄧尉焉其宅傍山臨水南向闢雙扉再進爲祠堂三楹稍左折而東向爲書屋庭植修梧高枝入雲屋外古樹四合綠陰覆天後三楹爲山堂軒敞高豁屋如其人堂左爲小樓南向啓北窗則波光澄練搖曳樹杪即西堰也

一覽而虎山堰水歷歷在眼登眺之勝于茲極矣與樓相望復爲樓爲廡太夫人之養堂先生之內寢也伯子長原亦安居焉先生嘗語余曰此地僅有瘠土數畝樵蘇所給不償官逋歲苦追呼新絲新穀所不能免然吾祖父埋玉於此馬鬣之封在焉吾故獨肩其勞子孫以之不敢委也蓋先生於本支爲世嫡故墳墓之所託祠堂之所在先生得居之長原得守之非他子姓所得而有也長原篤行確如克修父業世亂以後年方壯盛即擲去儒冠盡棄經生學樂以隱德世其家披裘抱甕躬耕采藥怡然自得也余既樂親其人而復愛其山居之勝故時時溯從不辭頻數

每一淹留輒至忘返鄧尉實吳之奧區而涓陽所居
復擅一山之絕繇宅之右循籬落而西則爲銅井爲
青芝爲真如塢爲玄墓羣山逶迤綿亘數十里層巖
複嶂丹崖翠閣掩映無盡有澗水度遠嶺而來細流
潺潺周於屋下襟帶衡門滙成通港小橋斜度平疇
秩秩衡從其門田外復有山如屏過橋曲折數里許
兩岸皆水田也蒹葭出水蒲叢刺天芡菰菱芡彌衍
波面又有水楊數株落落堤間每泛小舫往來綠港
中盡日沿緣惟聞欸乃絕無人聲既而見桑麻墟里
儼然武陵桃源也出港卽爲上下堰爲虎山爲光福
市人煙聚落與遠山茂樹參差相雜堰之盡爲銅坑

外即太湖具區也晝則輕帆柔櫓與鳧乙相出沒夜則煙水淪漣與月上下而孤村遠火明滅林外此中淡趣信幽絕矣山多植梅環山百里皆梅也又饒楊梅桂樹一歲之中春初梅放極目如雪遙望諸山若浮於玉波銀海中僅露峰尖翠微欲動而香氣襲人過於蒸鬱夏秋則楊梅桂花各擅其妙夫棲託好佳而優游卒歲豈復知此身之在塵世哉昔阮孝緒爲精舍僅以樹環繞戴顓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便垂史策豈若先生之宅居名山之中山泉花木種種極致乎獨此山野堪偕其人爲不朽矣余遊覽既審遂爲之圖復作記以系之以志是父是子之所以居

之者如此後之覽余斯文者其亦有以想見其人其地也夫

芥舟飲酒記

天下既亂士多長往而不返者其不得已而身依城闕亦必有所託以自適於形骸之外者也李子文中盛年遭世變即日除經生籍其志決矣而隱不違親浮沉人間顧意有不得輒扁舟獨往不漁不釣容與水裔歌滄浪誦漁父激楚流連意盡然後返有足悲者丁酉春日則拏舟見其友徐子於五湖之濱徐子故隱者死生契濶十有三年矣握手勞苦俯仰今昔泫然濡睫者久之文中乃邀徐子至其舟中則見其

滿載皆金石刻及宋元名人書畫也垂簾撫卷婆娑
意得文中即出酒相與痛飲談風月討古今浮白歌
呼以酒自雄不復知其遇之窮矣酒酣文中顧徐子
曰余將名此爲芥舟可乎徐子曰子固得莊生齊物
之指矣天地一坳堂也江河一杯水也則相與羣遊
於天地江河之內者又何適而非芥乎子既以舟爲
名也余請與子徵舟之事昔人放櫂急流輒讀離騷
讀罷則哭志其痛也褰鷁水嬉扣船歌河女而風霆
雜至志其貞也通梁水齋盛載鼓吹乘潮解纜臨波
置酒賞其豪也載酒滿百斛船四時甘脆置兩頭酒
減輒復益言其放也以至藏舟於壑則感萬物之變

遷牽船於岸則語達人之高致清談則船呼孝廉漁
釣則舟名野人同遊則有登仙之羨放歸則有載愁
之稱此皆昔賢之佳話而揚舡者之故寔也而皆不
足爲子道也意者其張志和之浮家泛宅乎彼固有
其高矣而無栳酒賓從之歡抑陶峴之水仙乎彼固
有其樂矣而無書皮茶鐺之供若是舟也固將以襄
陽之書畫而兼二子之雅致乎坐客皆稱善樂甚於
是舉酒復酌相與攬夜色之蒼茫拊河山之寂寂以
足扣船引聲而歌小海之唱而風起水波鳴夷爲之
彷彿也歌笑雜踏飛觴無算尊中之酒不空而鷄已
三喔矣

病中度歲記

枋猶記憶童時侍先公先夫人度歲歷歷如昨每當除夕晡時先公必呼枋柯易禮服先公率之以祠五祀拜家廟魚菽糕果秩秩也進而少休甫暝集余兄弟及女兄弟於堂上則已燒椽燭如晝焚百和香香氣煙熅襲人衣先公先夫人各盛服而出率余兄弟同入至太夫人閤前拜請至堂中共舉觴焉拜訖然後先公先夫人交拜舉觴以次余兄弟跽而稱觴於先公先夫人膝前以次余兄弟男女六人亦遞相致酒事畢則僮豎蒸洪鑪於庭先時備松薪之佳者截而斲之縱橫架之高與簷等寔以柏香冬青取其香

也此亦楮袖遺意第稍華飾耳藝鑪時火光燭天雜
施爆竹煙火火樹銀花頗亦繁費蓋先公極貧平時
以典質爲事而性不喜庫車羸馬以爲儉且上奉太
夫人極養堂之歡故歲時伏臘家庭燕喜尤盛而可
述也既而先夫人早世既而太夫人仙逝每遇令節
先公必偃仰踟躕潸然出涕無復曩時之觀故位望
雖日隆余兄弟雖日就成立而其爲家庭之樂則大
減於昔矣自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之變先公
益屏聲伎出媵侍惟以死爲念故於除夕及弘光元
年元旦遂令家人不得賀歲不行拜禮其爲度歲也
黯然無光余兄弟痛先公之意不禁歛衽而先公則

已淚浥衣袖矣。是年夏閏六月，先公即爲汨羅之遊。余兄弟痛先人之意，每當度歲，則僅一拜先人木主。家人亦不賀歲，兒輩亦不拜謁，十有三年未嘗改也。然歲事之應盡者，不敢有缺。二三年來，窮愁日甚，每歲輒減。至於今之歲，交餅罄壘，恥除夕晡時，尚未午飯，而又未知次日饗食之何在也。復值余危病息，偃在牀，百度皆廢，以至祠神祀先魚菽，不供糕果，不薦青燈熒熒。家人相對四壁，悄然而子女幼穉，但知令節不解人意，競來相聒。姜豹操井曰：通子覓梨栗而衣，無襟袖兩手，瘡痂履穿，不直足趾在地。每一顧之，焦心腐腸，况復見其軒渠旋繞，跳地作虎子耶！今年

米價甚賤爲數十年來所未有窮閭細民無不食精
鑿製糕糜而余家則歲除無午飯趙元叔以窮烏自
賦曰不飽暖于當今之豐年韓退之謂冬暖而妻號
寒年豐而兒啼饑余殆無媿此二賢矣特通子姜豹
之年正余侍先公先夫人及太夫人度歲之年也俯
仰今昔不自知其涕之無從矣嗟乎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雖然吾於此而有所進矣昔人謂士君子自
處固有生死不難決絕而落寞悲涼之際反惘然不
能自持如韓退之貶潮州而述封禪寇萊公居謫所
而陳天書也嗟乎余之落寞悲涼已十有三年矣憂
患頻仍不遑寧處饑寒頓仆莫必其命其爲落莫悲

涼亦已極矣其亦慎有以自持哉

再生記

丁酉冬十一月初五至初七日祁寒大風而余苦無
裋止一舊單縠者又爲鼠所穿其穴如碗平時擁書
兀坐而已肌粟毛豎時適送一客歸行至曠野間寒
風如刀無可逃避初九日遂大發病寒熱交戰雖其
勢劇厲然以爲此瘧耳可無他虞也始病數日猶強
起支吾及二十日竟伏枕不能起矣廿一日遂絕粒
矣瘧每三日一發發如排山倒海然余所苦者非瘧
也特苦胸膈迷悶口中作惡痰滿喉間耳每日惟啜
苦茗數十椀餘即湯飲入口必大嘔噦如是者三十

日至十二月廿一日覺胸膈稍寬醫者云當勉進粥
飲遂強啜之然僅能一口而止至廿五日復絕食不
能進矣戊戌新歲病勢益惡瘡雖緩而胸膈愈飽悶
痰益多每仰臥則痰從兩頤流溢而出口間喉間苦
惱穢惡不可名狀而痰糊其口不能出一語時又絕
食氣息如絲而五十日不如廁余因自念此必後不
能下故爾中飽必得滂然一行然後胸膈必寬飲食
可進也鄭三山先生聞之曰噫是何言也以四十日
絕食之人尚可以行藥排蕩之乎此萬萬不宜者余
謂當服行藥時先製大劑參苓待其一去即以補之
當可無恙有庸醫者聞余意欲行欣然從事既大泄

之後而胸次仍不寬彼曰此積食尚未消也復以消
導刺伐之藥四劑令服之臨別時云服此四劑後似
可服參矣及四劑以次服完而胸膈飽愈甚庸醫者
曰若是則尚不可以服參也當再以四劑消導之時
正月初十日也絕食已四十五日矣肌膚消鑠大肉
盡去枯瘠如柴被外露骨手足展動須人爲力竟日
暝臥畏聞人聲余亦自分必死矣既服初十日一劑
則忽然嘔吐藥與痰雜出而嘔吐之苦心肝震蕩百
骸俱痛每吐一次則氣絕半日庸醫者目擊之曰今
而愈矣寒痰已動也苟頑結胸中則難爲計耳當以
次服完餘藥然後加減可也十一以後每服藥必吐

吐必加劇日凡幾次余因止其藥不服十四日而嘔
吐止是時則已勺水不能進至十七日午間無端復
吐已不服藥四日而所吐猶藥也十八日復吐遂咯
咯出血至此萬無生理余於是訣遣家人囑付後事
家人婦子惟相對號慟而已無可爲計者一以囊無
一錢庾無一粒甌塵釜魚瓶罄壘恥則動皆窒礙一
以窮居鄉僻每事須人而城中骨肉手足無一至者
余因請老友張蒼睂至榻前屬以後事且語之曰此
言當告之家仲以次則伯叔從兄弟及懿親尊長而
無如無一人至者故以告之吾友我一瞑之後當依
吾言以次好爲之不然余之精爽可畏也張君受誠

未畢慟哭不能仰視余誠令勿哭令我得畢所欲言
張君慟不已余遂亦失聲而慟且曰頃我訣別兒曹
爲之一哭訣別嬪輩爲之一哭因語嬪子人於死生
之際卽爲灑脫然苟漠然無情是豺狼也既訣之後
苟復戀戀掩泣垂涕洟是兒女子也所以吾最達觀
而不可無此一慟一慟之後吾更不復與汝曹兒女
語矣勿怪我爲無情也吾意至死不復出涕不謂今
復爲君失聲也絮語之頃家人復來云萬一有不諱
則無棺以殮計將何出而人故必焚其衣以送今止
一舊綿衣在身餘別無他衣則奈何余不覺開口而
笑曰此後死者之責也意吾死當必有棺第吾眼中

無之耳雖然即無棺庸何傷至於焚衣送死此俗法也昔楊王孫家累千金而尚裸葬而况我乎此正無足悲然吾固有二恨一者先君未曾入土一者余十三年營一書而未曾成帙余縱爲羊祜蔡邕乘願再來而已無及負恨入地萬世不瞑如何至我十三年來杜門守死采薇續命今生則無食死則無棺如此以死亦可以報先朝見我先人而無愧矣蓋棺定論此之謂也苟或不死則任重道遠行百里者半九十正未知所稅駕耳張君別去時余已絕食五十五日而是日又復三慟而語言蟬聯大耗神氣下午遂益加沈篤氣綿綴無半絲命在呼吸間矣而鄭三翁先

生至乃正月二十日晡時也先生少休廳事至余臥榻前褰帷而見其面曰噫何至於此也因復端坐良久先生曰某以俗事遠出故來遲然亦不意子病之至於此今某來願有寸效余張目而領之時已不能言也頃之先生復曰得無畏人乎得無惡人聲乎時張君在坐促先生診脉先生曰不爭此時刻吾多與之言以察其神觀如何耳又頃之因以手循余身自頂至踵者三焉乃診脉診未竟先生躍然起曰子固不死吾當起之於數日間耳余雖沈篤而聞此言猶能疑之張君者亦未之信曰苟無他虞已爲萬幸亦不期於數日間也先生曰始吾見其面而憂之以爲

有死法及坐定與之言而察其神觀則喜今診其脉則益喜渠雖不言而神觀猶清至於脉息則命門有根決無他慮吾當起之於數日間耳因自劑藥而自煮之時張君已爲我治具供客屢以趣先生先生曰必當待病者服藥而後吾儕食可下咽也漏下一鼓先生手捧藥以入掖余而飲之見其藥不滿五分甘而且清遂一啜而盡先生曰今夜當安眠明日病必減也先生既往張君所良久而余復吐先是先生之未至也余語家人曰若易醫用補劑而不能受則決無幸矣既而復吐舉家之人惟痛哭待盡張君宅去余家數武家人奔告先生先生大驚默然良久曰服

吾藥而吐何也因攜燈蹶趣來視余先生曰維不吐
乃佳服吾藥而吐何也沉吟頃之舉燈以視所吐則
又大喜因呼余家人示之曰所吐者皆痰也既不咯
血而余藥不反則已奏功矣他人之藥四日後而尚
停胸膈間吾藥未食頃而已遍行經絡自此當日就
平復也次日黎明余家人尚未起而先生則已手捧
藥而入其分數清甘如前余又服之是日午餘而覺
余之神氣益清復能言矣又一日而余益向愈種種
安適竟復健談張君及坐客無不驚歎下拜曰先生
真神人也第三日蚤先生製四劑付余將解維去而
余是時遂能啜粥時正月廿三日辰刻也先生於二

十日晡時始到時余正彌留甫兩日而起坐又一日而思進飲食以八十日沉疴六十日絕食之人而又爲庸醫誤藥至於嘔血垂斃而起之之速如此求之史冊亦罕其倫也當先生未診脉而以手循余身也見余約絮於背薦薪而寢怒然傷之爲之流涕時天氣正寒先生立解所著綿衣以衣我而令余於臥處更益薪焉夫病有六不治苟犯其一已絕生理若余者既已有其三矣所謂衣食不能適形羸不能服藥而庸醫雜進致藏氣不定也有此三端而先生乃以三劑立起之於兩日之間嗟乎苟非身受者亦未敢遽信也因作再生記以識其詳焉

箬廬記

硯山之陽蘇臺之陰右有香涇左出橫塘山水靡麗
吳之奧區中有野屋數椽蕭然環堵則箬廬也趙處
士封初居之處士醫學妙天下而心慕朱百年之爲
人以其賣箬者賣藥遂以名其廬焉余爲之圖而序
之詳矣客進曰賣藥與賣箬同乎曰不同賣箬止以
全其高節耳若處士之賣藥旣以高其節復以邁其
德而大其學焉是惡可方也如醫和之論疾蠱越人
之還結脉得於未形起於已死使危而復安亡而復
存所謂收之斗極而還之司命者功固烈矣而不特
此也金匱之藏玉函之書垂世立說以裨終古生生

之德而躋斯人於壽域豈採筭者之所能及乎人有
四體五藏天有四時五行人有寤寐呼吸天有分至
啓閉人有蒸否隔塞天有羸縮災變所以月入牽牛
則民疫癘月出房南則民夭札心腹之疴則蒙恒之
風下上之風則狂恒之雨天人雖殊而陰陽氣數則
一也故曰善言人者必本乎天良醫審人事之至精
則不出戶而窺天不假占驗推測而四時啓閉五行
消息災祥度數洞然於胸矣於是而合天人於寸心
運造化於指掌此亦非採筭者之所能及也攻邪者
力而未除養正者久而靡復故診病而後知邪之易
入用藥而後知正之難扶蕙蘭荆棘不同其滋蔓自

然之理也而扶弱必先鋤強閑邪乃所以存正君子
小人往來之幾人心道心危微之界盡若是矣易曰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魯論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
其意惟良醫爲能知之故良醫克致其道可以治世
可以明心此又非採箬之人之所能及矣且處士之
醫學日精聲問日遠每旦則戶屢常滿乞藥如市而
當世一二人先生及方外鉅公無不與之爲友正
如支公與許詢締交宗雷歸東林之社而孔北海忘
年於禰衡堯夫布衣齒於耆英之元老當時會稽南
山之樵腰鎌而伐箬亦未聞其有此也客曰若是則
處士何取於茲也曰固也今以處士之日殖其學以

息乎其廬廬之外則青山若鄰綠疇盈前林屋相望
通渠繞焉近依山市而又僻處不與市接客至則沽
酒烹鮮閉門則無市塵人跡入其門則竹木環蔭花
藥扶疎廬中則一几一榻左右圖書琴尊間設茗椀
不枯客退則撫卷垂簾偃仰獨得向有一童應門以
處士之貧棄之而去於是灑掃負戴皆身爲之嘗畱
客則身被短褐提壺入市引酌極歡入內則與偕隱
之婦身親春汲昕夕自如意條然也昔朱百年不應
辟命遺去簪紱入會稽南山以樵箬爲事惟與孔顛
友善相對酣飲而採箬則置之道頭意者以處士之
學將以通天人之數窮性命之微而又濟人利物如

此其廣而息偃廬中若無一事此則有取於賣箸者
乎余因語處士當於廬之中別構一楹顏之曰百年
亭益以明景行而且以見處士之老於是廬也處士
曰善余不入城市已二十年所矣而亦以乞藥之故
身造其廬因以吾之所知及所見者而爲之記

顧氏松風寢記

士君子生當明盛相忘於太平之福即城郭變遷曾
不足以經其懷抱苟不幸而更喪亂遇革除即一草
一木之微而事關故國莫不動先王弓劍之思焉而
况於天書宸翰乎故尺札等於天球隻字珍於大貝
雖曰詞翰之良亦時會使然也吾蓋深有感於顧苓

氏之松風寢也顧氏世著江東自典午渡江家聲軼
乎王謝厥後越六代以迄皇明代多偉人若苓之高
祖太僕公某於世宗朝爲諫官建言廷杖以直節顯
四傳而至苓而克大厥緒益振家聲當弘光時以明
經廷對既膺上第而南都陷弘光帝遜去同舉者或
言當再觀變以圖去就苓竟拂衣出重繭而歸且行
且哭曰吾不忍以祖父清白之身事二姓也既得抵
里遂隱居虎丘山麓奉烈皇御書松風二字以顏其
寢室名之曰松風寢息偃其中不交世事若將終身
焉苓之言曰吾寢於斯食於斯而出入瞻仰於斯以
無刻不覲吾先皇之耿光也先師不云乎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凋則吾所不違咫尺者庶幾有以自勉而終身無忘乎故君可也徐子盍爲我記之徐枋曰諾昔李膺風裁峻整天下楷模人目之如謏謏勁松下風言其非花月穠鮮之所可比也又虎丘迫近城郭故自古之隱居者鮮處焉而何求獨能避世於此以棲遯終斯二者固史冊之所美談也苓今將兼而有之乎非所謂東南之美而隱不違親者耶枋固願苓之峻節如李膺而潛德不遜於何求也若華陽隱居生平最愛松風所居庭院多植松然身爲齊室舊臣而興言符命以邀梁祖其爲松風也愧苓遠矣而枋更有感也宋道君以無道亡國生降沙漠而奎藻

秋風猶博思陵之一慟若吾先皇之殉社稷千古爲烈而遺墨僅得託於野人楹柱之間嗟乎悲夫此苓之所以昕夕低徊也

甲寅重九登高記

澗上草堂在天平之陽靈巖之陰雞籠羊腸擁其右笏林岸崑峙其左連峰疊嶽迤邐相屬若環拱我草堂者余於人世寡所嗜好而獨負山水之癖滄桑以後絕跡城市而遐搜幽討山巔水澗惟恐不及自居草堂則息影杜門足不闕戶十餘年矣蓋諸山之勝無時無日不在吾前其煙鬟嵐翠朝霏夕靄若故出奇爭勝以慰避世之人之岑寂者一澗度重嶺而來

繞衡門而東注平時則潺潺瀉瀉幽鳴不絕時雨既
過則迂迴奔放奇絕萬狀一坐草堂軒窗四開而山
水之奇已盡得之少文臥遊并不假圖畫矣又何假
出戶僕僕杖屨爲哉余客馮子鶴仙復時時攜琴過
草堂爲我作數弄鶴仙琴學妙天下所謂撫絃動操
衆山皆響又不若少文僅託之空言也余向有幽憂
之疾甲寅秋少閒余語客曰余足不窺戶十餘年矣
今幸疾少閒欲一盡登臨之樂以寫我憂何如今日
復當重九設有佳客至者吾當與之登高而劇飲焉
客曰善語未畢而馮子鶴仙載酒而至因與佩紫萸
泛黃菊持螯引滿飲酒樂甚鶴仙從容請曰先生禁

足之戒近得解嚴乎出草堂數武即諸山環列請破
例一爲登高之會可乎坐客皆笑曰此固先生之心
也於是少長數人聯袂而出度小橋越澗而南出喬
松之下松皆數百年物復度澗而陟山麓循石磴曲
折而登焉此山固靈巖之支山也山皆巨石層磊石
皆作翡翠丹砂色山頂平行可坐千人於是相攜而
陟其巔覽雲物之蒼茫來林巒之紫翠余與鶴仙卓
立雲際引聲長嘯山鳴谷應風起雲湧而天籟吹我
衣裾松濤起於足下矣見者以爲神仙中人也昔人
云九日登高未知起於何代而自漢迄今未改魏文
帝云九爲陽數日月竝會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

故以登高宴會余曰不然夫人之登高送遠即以望
其來歸也陽至九而已極况於重九故亦登高而餞
之以期其復也如余者十年不出門戶而今乃復攜
良朋宴令節登高於此山也豈偶然哉鶴仙曰昔羊
叔子置酒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
繇來聞人勝士登高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
無聞使人悲傷湛曰以公令聞必與此山同傳若湛
等乃當如公言耳然湛卒因叔子以傳今某無似然
幸得從先生遊願先生記之俾千百世後亦得附先
生而與此山同其不朽也余重其意因爲之記而并
爲之圖以遺之

鄧尉十景記

虎山橋

凡遊鄧尉者必繇虎山橋虎山固鄧尉諸山之始也其地四面皆山中滙二堰以受諸山之水迴環上下約二十餘里有石梁在亂山中雄跨二堰間層巒疊嶂映帶無已而左右巨浸波光極目正如長虹夭矯橫亘碧落每一登眺不復知此身之在塵世矣余每謂鄧尉二堰寔不減西子湖以其山水相得也然西湖諸山奇麗處正如子瞻所云淡粧濃抹獨能擬似若鄧尉二堰則如仙真勝流不可方物矣余避世土室足不窺戶惟春秋僅一出展先文靖公之墓而獨

居身堂集卷八
十一
以酷愛鄧尉山水之勝不得不破土室之戒一歲中
嘗三四過之每至虎山橋輒徘徊不能去也

司徒廟

司徒廟柏千年物也雄奇偃蹇各極其致有非圖畫
之所能盡者殆不減杜少陵所詠孔明祠前栢也零
落空山榛蕪滿地昔人祠宇湮沒無聞多矣而此獨
以栢樹得傳不亦異乎或曰此漢高密侯祠也

銅坑

過虎山橋爲龜山龜山之麓直接平堤夾岸榆柳皆
在下堰中遙望水面有物如螺雜樹蒙之浮廟墩也
堰之盡長虹縹緲如綫銅坑橋也外則太湖巨區矣

煙水淪連山林宵冥而輕帆出沒直浮天末亦一山之絕

銅井

鄧尉諸山銅井最勝以其有石有泉也其頂高出諸山獨有二大樹冠之遠見三十里石磴盤紆拾級而上既陟其巔有巨峰橫偃大如十間屋其高幾丈嵌空峻嶒作勢奇妙峰下有泉二俱在石罅中石皆青碧色其質細潤如古銅器而泉淡如井故名銅井一云泉底有銅故水味嘗澁要不可考也峰側有古廟居二大樹下廟旁精舍三四楹坐臥食息與奇峰相對而烟雲出沒皆在足底真殊境也

石壁

鄧尉諸山苦少奇石故石壁雖在僻遠而遊屐之所必到也先自平疇躡山麓而上數折至山之半闢徑如砥夾路皆松杉也上倚巉巖下俯太湖湖水泐泐吞嚙山足風起則谷嘯水湧聲聞甚遠盤山而行二里許將至石壁下又有一峰隔之再轉而入其徑最狹過數武忽有平地周數畝上即石壁也石固遜銅井之靈妙而獨以雄峭作奇嶄截如削壁色正黃勢迴抱當不減赤城矣中有精舍遊者至此必止息焉

槎山

鄧尉看梅名勝處玄墓稱絕餘則馬家山董墳朝元

閣槎山礪上皆其選也然馬家山朝元閣皆有梅花而無太湖山不得水其勢不奇礪上固臨湖然一面取致曠而不浚惟槎山則三面皆崇山峻嶺復自平田中突起一小山之麓直入湖中登山瞰湖則遠水兼天一望無際而迴顧三面凡巖壑壁塢籬落叢薄幽溪窈窕曲折層疊無非梅也春日既麗花光照眼正如玉波雪浪洶湧青巒碧嶽間自與澄湖萬頃爭奇矣

七十二峰閣

顧文康公墓在潭山之麓七十二峰閣即丙舍也閣旁多長松巨石後有峭壁雄踞閣背山面湖一望而

七十二峰之勝皆在目矣黛眉螺髻縹緲烟波間吾不能爲形容也

西灣

西灣在玄墓之西太湖至此一曲故名西灣其地爲鄧尉山中最僻處人跡罕到而多隱者依山爲邨山家野店無不朴古山多叢竹彌衍數里亦諸山所無也余喜其地之僻嘗遊息焉地在湖濬每中夜濤聲直薄於枕意即唐張潮所詠之西灣也隔湖即鳳凰山云

礪上

礪上亦名東灣以與西灣相對也多高崖拔起湖中

亦有平沙浮衍波面崖上下皆山家屋宇籬落井井
行列屋後皆高山循山皆梅花數里中無雜樹軒窗
乍啓波光如射而蒹葭離披天水俱永直移我情矣

玄墓

名勝志云吳之山惟玄墓最僻亦最奇面湖險隩丹
崖翠壁望之若屏又名鄧尉法華障其前銅坑青芝
迤邐其左游龍界其右岡連嶺屬詭狀殊態不可殫
述余以爲此固他山之所有也未足盡其勝也若以
梅花爲香國廻環百里皆梅與山水相間此天下之
山之所無也而尤奇者以漁洋爲屏太湖爲沼左右
開障其整如列眉此種氣象苟非開法王座則何物

足以當之勝國末萬峰和尚駐錫於此故玄墓亦名萬峰歷年三百昔之祇林覺路蕪沒於荒榛衰草中不可復問矣烈皇初三峰和尚重居祖席稍稍興復然十不得一也今剖和尚繼之而法席愈盛莊嚴締構二十餘年於是叅差殿閣危樓傑觀遍滿山崖掩映於茂林茂樹之間炤耀金碧尤爲勝槩考之書記問之故老不特盡復其舊實什伯當時云

鄧尉畫冊復還記

余昔畫鄧尉十景冊爲剖翁大師壽寫景命意頗極筆墨之致自謂不讓古人見者亦皆驚歎絕倒舉以似師師展卷快賞手授其侍司命什襲藏之且語余

曰當以永鎮山門也自是此冊遂傳播人口凡有好
事嗜奇者入山必請而觀之更有未曾遍歷山中名
勝者反以此冊爲津梁幾於按圖索駿不啻少文臥
遊自是此冊益爲好事者所重今方丈繼席以前人
所傳益珍重藏棄有淮上某者家富收藏素精賞鑒
入山問道因請此冊欣賞遂攜去作米顛乞帖狡獪
請以三十金爲償今方丈及山中耆舊皆不願也時
時渡江涉淮以索此冊頻歲無間而某堅不肯還至
某歲某捐館舊監寺僧復渡江涉淮以索之此冊始
得復還吳門然時值歲荒常住無以飽衲子而往還
之費又不下數金無所出因復以此冊質於吾友吳

子吳子欣然如數應之喜相告語余遂於辛酉春夏之交復作一畫冊以償吳子而購此冊復歸之鄧尉常住焉昔李衛公好奇成癖遺命敕其子孫不得以平泉莊一樹一石與人此固達人所笑然若子孫固守其前人之所傳則自當爾况法書名畫足爲家世故實者又非樹石之比也吾故益重今方丈及山中耆舊之不欲得多金而必索此冊然間關往復如此不易今既復還尤不宜輕以示人恐復爲有力者負之而趨也雖然世出世間一也後賢固守其前人之貽而必欲取之而後快是東坡居士所云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一聞是而當息其取之之心矣故身與

鬼所不能守者惟此足以守之也余畫冊爲丁酉歲
時剖翁年六十今歲辛酉余年亦六十復歸此冊焉
亦奇矣因泚筆記之

思樂亭記

治平寺方丈之左有亭三楹昔我先君文靖公所築
也寺故在石湖之濱踞楞伽山麓所謂茶磨嶼者創
蕭梁時宋治平間重新之因以名寺豫章大數十圍
石井亦數十圍皆千年物也昔時喬木自湖濱交蔭
山門卓午無日色盛夏無暑每息其下惟蟬聲在樹
濤聲入耳竟日不聞人聲稍迤而西則楞伽山頂浮
圖矗雲際東則石梁雄跨如長虹臥波中面石湖波

光際天煙景明滅而風帆漁艇蓼渚蘋洲掩映無極
此最勝也方丈爲吾家香火院先六世祖中丞公與
懷上人遊卽有詩題贈先君子每春秋祭掃輒過之
愛其地幽勝畱連不能去因築亭於此爲避暑避客
之地焉先君性恬退遠炎若逸通籍垂二十年而前
後立朝不滿七載雖平時里居負公輔望奔走天下
大吏數請事然先君皜然不染超然評論之外常置
一舟名吳趨綢青簾朱檻香茗圖書同載一二故人
渡橫塘泛石湖而南居宿亭中客至里第輒謝之以
爲常歲必三四過至盛夏時或有客若驚者則先君
子未嘗不在此亭也先君晚年知天下事不可爲而

殉國之志素定寺僧常言乙酉歲春夏間同一客至
亭促坐移日臨行偃仰久之曰吾得再過此乎季夏
果殉節嗚呼悲矣築亭爲崇禎丁丑歲當時軒窓四
啓古木幽花雜於砌間閱四十餘年傾圮摧朽幾不
可撐支寺僧晟公捐貲重葺今更完好然無復舊觀
矣晟公來請余顏之吾聞之禮曰人子之於親也思
其所嗜思其所樂極情之所至雖一嘔一笑一飲一
食猶不敢忘况平生寄託去來棲止流風遺澤之所
在乎敬名之曰思樂亭亦以識余小子之不敢忘吾
先君遠炎若浼之心也昔蘇子美築室於郡城之南
園名滄浪亭閱數百年幾更變遷既爲僧寮然後人

常於荒煙蔓草中尋其故址復亭以名之昔賢常云
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同盡者則
有在矣子美文人其遺於世猶如此况大節與日月
爭光者乎則庸知千百世之下治平遺蹟不獨賴此
亭以永耶嗚呼千百世瞻仰在茲又獨吾子子孫孫
無忘文靖之澤也耶

居易堂集卷之八終

居易堂集卷之八終
吾於坐錄且錄徐融喻人之曰吾於再置北平李寬
歐陽之志素文音韻常言子西歲春夏間同二卷至

居易堂集卷之九

論

封建論上

王者之治天下其立大經作大法亦適乎時會而已
適乎時會者宜乎民者也作法而宜乎民雖暴君汙
吏之所建可以施久遠歷變更而不廢作法而不宜
乎民則極賢智之規畫遵先王之陳迹然一舉而措
之天下非亂則亡吾蓋有見於封建矣封建者唐虞
三代聖人之制也郡縣天下者秦皇李斯之事也人
君雖至愚然不致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慕秦皇者
未之有也人臣雖至愚然不致慕乎臯夔稷契伊尹

周公而致慕乎李斯者未之有也然而聖人之制必不可復而亾秦之法必不可易者何也宜乎民也後世固常封建矣封建而變計者亂封建而不變計者亾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者篡漢高懲秦孤立之弊於是衆建諸侯礪山帶河聯城裂地而韓彭首惡七國繼叛天下岌岌卒用主父偃之謀解而更張而漢室始定其後晉以八王相殘卒喪中夏唐以強藩世繼遂禪朱梁嗟乎封建之不可行於後世也如是哉而後世之謀國者不知變通不適時會尼古跡而行之鮮有不敗者矣或曰然則昔人所論封建非聖人意不得已而行之者信乎曰否上古之世民人

衰少而風俗醇厚醇厚則不爭不爭則上可以無阻
兵攘地之虞衰少則難役難役則下不可以供征輸
徭役之無藝故聖人因時制宜衆建之君大國百里
次七十里次五十里環地中而爲之國都君有所教
於民朝建令於朝而夕遍乎四境民有所效於君朝
發之里閭而夕可附乎國都也則所以愛養休息於
民者寧有既哉故取於民者什一而足用民不過三
日上下相安如臂使指固聖人視民如傷之道也後
世則不然地醜則奪勢敵則軋與之兵則日尋干戈
與之民則視同草芥弱之肉強之食以兼并吞噬於
其中不至於滅亾不止也漢晉唐可見矣故後世居

重京師奔走天下雖徭役之愁苦征戍之流離近者千里遠者常不下萬里而輸將之費或至三十鍾而致一石民力亦敝矣然而審時勢權利害斷不以彼而易此者誠以與民無子遺亾不旋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故曰後世之不封建以宜民也而三代之封建亦以宜民也若三代而不封建則不宜乎民與後世之封建等雖然非秦之所能爲也時也

封建論下

或曰夫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息然則三代聖人而生於今也其必封建乎曰否不然後世之不封建時也聖人不能爲時時之所悖不可立

也三代之治亦因時致宜而革政刑更禮樂矣故周
之文不能返而爲忠殷之忠不能返而爲質若聖人
生於今而必封建是欲返周之文而爲忠返殷之忠
而爲質也有是理哉且封建之廢也三代已見之矣
非於秦而然也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殷之受命
歸者三千焉周之受命歸者八百焉則亦削而衰矣
衰者息之機削者廢之漸也至於春秋而六十餘國
矣至於戰國而七國矣至於秦而并爲一矣夫繇萬
國而至於三千繇三千而至於八百繇八百而至於
六十繇六十而至於七繇七而至於一其勢然也江
河日下歸於海而後止此不可以人力爭也今有人

焉曰吾必遏四海之水而復爲溝渠陂堰於天下吾見其畢世而無成功矣非特無成功也必且死亾淪溺魚鱉其人民也後世而復封建何以異於此哉吾故有以知聖人之必不爲也或曰殷之三千周之八百亦止言其歸命之國耳曰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受命而紂之惡益稔矣其貫已盈矣則其去殷而歸周者亦益多矣若天下猶萬國則歸之者無十一國猶三千則歸之者不及其半而曰三分有二可乎且以列爵分土之制而絜之於萬國則盡周之天下不足以供周之封爵矣吾是以知其日削且衰也天下有衰而不至於息削而不至於

廢者乎故曰後世之不封建非秦之所能爲也時也

井田論

井田之不可施於今猶塵羹塗飯之不可以飽也不原聖人立法之大意不知古今之異宜舉而施之施之而不當而必求所以濟之則是以塵羹塗飯之不飽而以烏喙療饑也幾何而不殺人哉或曰古聖人體國經野其制詳矣古可作之於前今必可行之於後古法無過豈欺我哉曰古聖人嘗巢居而穴處矣亦將去而宮室夷而城郭以從之耶堯常以天下禪舜舜常以天下禪禹矣今之有天下者亦必無子之授而求其人以禪之耶古聖人之所行而不可行於

今者多矣何獨於井田而不然哉上古生齒不煩戶口衰少天下必有土滿之憂故人限之田而取之賦生之道與日俱增勢也繁衍孳息不可窮已而以有限之田供日增之民而可以不變計乎常以天下之大勢論之天下之田固爲豪右之所兼并然農民之賃田出租者可計而數也今天下之民去本逐末者常十之四而胥徒戍卒游手無籍浮屠道士以至仕而在朝出而爲吏又十之四農民止十二而已然而身無立錫貧不能賃田者有矣賃田而或數畝或不滿數畝或數十畝所謂數十畝者上農也然稽其寔常父子力作其中則天下之田固少矣若准井田

之制人授百畝即以滄海爲田豈能給哉昔王莽常
行井田矣而農民失業涕泣道路四海愁怨天下嗷
嗷卒速其斃其後王安石亦放周官之制爲方田之
法遂亂天下嗟乎非燕噲子之而學堯舜之揖讓乎

吳王闔廬論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嗚呼泰伯與其弟仲雍默承太王之志欲
讓位季歷故斷髮文身以逃荆蠻期於不違其父之
志而已豈期於子孫千祀相繼爲王也哉迨荆蠻義
而歸之以開國承家綿綿延延既十九世至春秋僖
文之際而吳益大壽夢稱王楚亾大夫申公巫臣教

以乘車戰射於是通會盟於中國壽夢有四子長諸
樊次餘祭次餘沫次季札季札賢王壽夢欲立之季
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兄終弟及欲以次必致位
季札及餘沫卒季札終讓於是吳人共立餘沫之子
僚爲王立十三年而諸樊之子光以吾父四人當傳
位季子季子不受光適嗣當立乃令專諸刺殺王僚
而自立爲王是爲闔廬當是時用孫武伍胥之謀敗
越伐楚取番入郢楚至徙都闔閭爲霸及敗於姑蘇
爲越人所傷而死太子夫差立乃報越使爲臣妾復
伐齊伐魯爭長於晉而卒爲越所滅嗚呼後之論者
謂吳蠻夷伏處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而

吳晏然自壽夢用巫臣乘車戰射之法後與晉楚兵
爭中原以至於亾又謂夫差罷民以成私縱過而翳
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是以
亾二者皆非也夫吳不亾於壽夢不亾於夫差而亾
吳者闔閭也何也楚語稱闔廬口不嘉味耳不逸聲
目不淫色聞善若驚得士若賞遂以霸吳然其所以
得立也乃倍其讓國之義而出於弑奪則小善不足
以救大惡而祖宗之澤斬焉盡矣夫國於天地必有
與立失所以立喪亾隨之譬如氓庶之家其前人勤
勞節儉纖悉積累克有成業而其子孫一旦侈泰無
度無不立破其家者蓋侈泰未必爲天下之大惡顧

爲人子孫而盡反其前人之所爲未有不爲天之所
棄者也况祖宗以三讓天下之至德創業垂統甚光
美而其子孫乃忍以篡弒劫奪之禍繼之不亾何待
乎故宜其身之不免而其子遂以斬其祚也嗚呼以
泰伯之至德先文武而開基綿歷千禩而卒以子孫
之篡弒不祀忽諸悲夫

范蠡論

豪傑之士俯仰身世能斷然有所割然不能使其傑
然精悍之氣即銷亾於一割之中故往往有所寄託
以豁其雄心阮藉陶潛逃於沉湎彼其於天下豈遽
忘於情乎廣武之歎荆軻之詠所謂傑然精悍之氣

略已見之彼其以天下無所於容故寄之於酒范蠡
佐勾踐滅強吳雪讐恥盡有江淮之地俾其主稱霸
王於天下謀之二十二年而後功成而名遂而遂扁
舟去於五湖而隱於陶乃復以財自雄而蘇子論之
以爲好貨天下賤士之所爲也嗚呼人之不好貨孰
有如蠹者當蠹之辭勾踐而去也勾踐約與分國而
有之而彼不難拂衣而去之迨其後積纍數千萬而
復能盡散其財顧詆之爲好貨此固蠹之所笑也然
而彼區區而爲之者特其傑然精悍之氣無所發舒
而一寓之於財耳舅犯從公子重耳亾十九年將返
國及河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

多矣請從此亾公子投其璧於河與之盟而遂入畱
侯子房爲韓報仇佐高祖定天下及後辭封辟穀曰
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而卒未能去嗚呼少伯之
功遠過子犯而其成功之難實倍子房而子犯不能
決去於前子房不能引退於後而少伯獨何如乎彼
其去卿相之位如棄涕唾去韓魏之家如洗塵盪脩
然長往而莫知所極眞乎渺矣不可幾及矣非千古
一士耶嗚呼阮籍陶潛吾尚不能以酒訾之而能以
財累蠹乎嗟乎子瞻迨失之矣雖然蘇子亦千古士
也彼豈不知蠹者而云然吾以爲子瞻有爲言之也

俠士論

賢者誠重其死乎曰非然也賢者誠不自重其死乎
曰非然也吾死而重於泰山則賢者視死如鴻毛矣
吾死而輕於鴻毛則賢者視死如泰山矣曰吾聞俠
士輕生然乎否耶曰然諾不侵爲知己死俠士之所
積也然其感激一言捐身不惜未嘗不傳於義謀於
道以殉於所知而要其所以必死者有三焉謀人軍
國置人死地則義不獨生一死也社稷存亡決機俄
頃則計不旋踵一死也吾事已立而吾言未酬則示
信萬世一死也有此三者則一言爲重七尺爲輕赴
湯蹈火斷脰絕吭怡然甘之則其爲死也何嘗不重
於泰山哉何也義不獨生則任其死者勸計不旋踵

則決其機者奮示信萬世則厲其防也密吾於古得
三人焉曰侯嬴也田光也程嬰也當信陵君竊臥內
之兵符矯奪晉鄙軍欲以却秦而存趙誠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也侯生定其策舉其人則杖策從軍同其
生死義也侯生既不能從顧能高枕牖下身居事外
乎使幸而得成其功此五霸之伐也不然則侯生受
知之公子及其所知之屠者同時灰滅而魏之社稷
隨之當是時成敗未可知而爲之首謀者奮然一死
則人心震動正所以謝後死而決成功也此所謂義
不獨生者也計不旋踵者也而田光之舉荆軻也不
其然乎太史公論光欲自殺以激荆卿亦僅得其一

耳至程嬰之一死也此所謂示信萬世者何也屠
岸賈討靈公之賊盡滅趙氏之族而大索趙氏孤兒
趙朔之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匿之將再索公孫杵
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於是杵臼
遂死之嬰乃出萬死存其孤是爲趙武武既立復其
位乃誅屠岸賈而復趙氏後嬰之功已成矣事已立
矣獨死易一言無所驗於世嬰恐天下後世以我爲
需忍而適會其成功也以我爲能言而不能行也故
事成而卒自殺嗚呼聖達節次守節若程嬰者可謂
能守節矣彼其涇涇一死以揭吾之心跡於萬世者
正所以厲人道之大防於萬世也自其一死而天下

萬世之偷生以誤國負諾而賣友者亦可以少沮矣
則其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嗚呼三人者可謂俠
士矣而嬰尤錚錚哉至如荀息之不食言陳元達之
以尸諫若而人一死不足以洗失身之辱奚論其他
乎此誠輕於鴻毛矣若三人者吾雖爲之執鞭所欣
慕焉

刺客論

太史公作刺客列傳曰曹沫曰專諸曰豫讓曰聶政
曰荆軻凡五人顧此五人者非刺客也特古有刺客
之名太史公求其人而不得故以此五人者實之耳
然太史公即已言其非刺客矣何也太史公既傳而

論之曰此其義或成或不成夫既曰刺客未有不成者也曰或成或不成者言其非刺客也又終之以魯勾踐之歎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不講於刺劍之術此言其非刺客也吾略而論之曰豫讓忠臣孝子也聶政荆軻俠士也能委身以殉所知而未能期於必成者也未定期于必成者固不得爲刺客即幸而成矣而委身以殉之使人得而甘心者又豈得爲刺客乎彼刺客者出無入有不可端倪所詣必臻所擊必中又如鷲鳥一擊瞬息滅沒未可以轍跡尋也裨官侈言刺客事疑鬼疑神太過要必有近似者至舉則必成成則必不可得而踪跡者則信史之所

同也子房使東海力士爲博浪之椎碎其副車亦成也
也以始皇之威力大索天下十日不可得其後如袁
盎之被刺來歙之被刺岑彭之被刺如武元衡裴度
之被擊從未有獲其賊者也夫排警蹕而擊萬乘無
論矣即其人身爲將相擁嚴兵踞禁近侍衛之森嚴
刁斗之呵防何如者而彼懷刃而來刺刃而去如刈
草木如御風雲不留聲影豈若入宮塗廁披圖把袖
者之多其曲折哉吾故曰五人者非刺客也自史冊
可考刺客之不成者有二人一則鉏麇之於趙盾一
則初刺袁盎者也然此二人者非不能成也特不欲
成之耳吾故曰刺客未有不成者也顧刺客多爲利

用其誅擊多未合於道且其人名跡不可得傳太史公以必有關於國家治亂得失者而後可故傳此五人而仍微言其非刺客以明我之非昧於其義也不然則世有報仇之孝子白日刺人於都市又有惡少年以一朝之忿操刀而殺人者俱可名之曰刺客乎嗚呼世之所稱刺客者既不可爲訓而此五人者又未能盡其術而無憾又安得以真刺客之術而必爲豫讓忠臣孝子之舉其庶幾乎嗚呼吾安得而見之

荆軻論上

太史公傳刺客而論之曰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嗚呼豫讓之不成也行之過難

而荆軻之不成也處之過審故其始則備愈多而氣
餒其既則機不赴而氣盡皆必敗之道也天下無萬
全之事也操必得之券行康莊之塗而往往蹉跌者
機變於瞬息而事垂於俯仰也凡事且然而况於蹈
不測之地刺萬乘之主而乃欲萬全而後行吾見其
必不全矣荆軻受太子丹之命以刺秦王一則須樊
將軍之首再則須督亢之地圖三則須吾友與俱嗚
呼又何其持重而周詳也夫豪傑之士而間行擊刺
之術如風霆之猝至也完其氣赴其機瞬息相遇而
事已決矣若使其風紆徐而披拂其雷殷殷而填填
必不能有所震蕩而鋤極矣今與秦王周旋於殿陛

之間雍容言笑多其往復其氣已鑠其機已逝矣而
又何以逞於一擊之間乎公子光之殺王僚也身與
之爲周旋而使鮪諸注心於一刺趙襄主之殺代王
也身與之爲酬酢而使厨人專精於一擊猝然而來
間不容髮故魚炙進而王僚斃熱獸進而代王殞無
他完其氣赴其機也今軻之見秦王也其如是乎人
有以抗直自命者常欲面數其友之過及見其友言
未及吐其友與之握手道故絮及生平於是其言終
不發其過終不聞無他挫其機也嗚呼友朋之間一
言之遺猶有機焉而况刺萬乘之主乎故氣完而機
赴者雖庸奴如厨人可以集事如其不然雖賢如荆

軻徒足以湛其族覆其國而已此魯勾踐之所以歎
其不講刺劍之術也雖然豈特不講於刺劍之術而
已哉

荆軻論下

侯子曰荆軻英雄而感恩者也徐子曰荆軻非英雄
也特俠士耳太子丹之命軻也曰燕小弱數困於兵
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愚以爲
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
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返諸侯之侵地若曹沫
之於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及軻刺
秦王不中斷左股被八創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嗚呼軻不獨
不講於刺劍之術也而又不明夫時勢當齊桓公一
霸而爲盟主欲申信義於天下故曹沫得以一劍之
任而使悉返魯之侵地然桓公嘗發怒而欲倍其約
賴管子之信而後魯三戰之所失一朝而復之今秦
之爲秦何如者信陵君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
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不顧親戚兄弟
若禽獸耳客謂韓王曰秦之欲并天下也不與古同
行雖如伯夷猶將亾之事也雖如子之事父猶將
亾之蘇代曰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
告天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困則使太后

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則秦之爲惡天下之人能知天下之人能言之而軻獨以桓公望之始皇而以管子望之不韋李斯之徒斯必敗矣且當時曹沫之所以得志於齊者獨求返其所失故其求易給而其言易酬若沫逞其一時之雄而有好大之心而謂桓公必盡返其所得於他國者則桓公必不能從而管子亦必不能信矣今不特以桓公管子望之始皇之君臣而且以桓公管子之所不能者望之不亦謬哉即果得所欲吾見其匕首一去而六國之侵地不可得而燕之危亾立至王翦李信之軍拔薊城而擊遼東者無異於軻之被誅也嗚呼不忍帝秦寧蹈東

海而死當時稱義士焉太子丹以不忍召公之苗裔而屈服仇讐之暴秦獨非志士仁人乎顧其所見則嬰兒之謀也而荆軻乃以身徇之吾故曰荆軻非英雄也特俠士耳彼所知者士爲知己者死耳嗚呼惜哉

師說上

世之盛也師道在君及其既衰而師道在下道之盛也以道爲師及其既衰而以經爲師矣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又曰作之君作之師言聖人首出庶物而踞大君之位以教天下也又曰皇建其有極汝則錫之福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言大君立教於天下而錫福

於率教者造就其行以善我國家也於是鄉飲大射則於學授鉦飲至則於學以禮樂征伐皆大君教天下之事也教化既行長育人材育材既盛克處在位故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又曰芄芄樸棫薪之槩之此大君爲師而教行於天下之效也及周室東而王迹熄學較廢而子衿刺佻達城闕風俗衰遲爲人君者不能舉其師之職無以爲教於天下而孔子崛起而設教於洙泗之間文行忠信循循善誘天下翕然宗之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二人於時號爲素王蓋言師者王者之事也而以布素尸之此師道之一變也孔子既沒微言絕而大道衰然七十子之徒各

負其道以友教天下子貢居齊子張居陳澹臺子羽
居楚子夏居西河而段干木田子方孟子荀卿各師
其師各道其道以爲教此又師道之一變也迨秦之
季焚書坑儒漢興而六藝殘缺鮮能兼通於時田生
言易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言詩伏生言尚書高堂
生言禮胡毋生董仲舒言春秋儒者各以一經爲師
而師道又一變矣嗚呼師不以道而以經非師道之
極衰乎所以馬融堂羅妓樂徐遵明懸質絲粟王式
貽恥狗曲轅固生來譏馬肝貶師儒之風而爲後世
笑也浸淫至於今日而今之爲師者又何如乎以一
經爲師又可得乎向之所謂極衰而今又邈然其不

可幾乎爲可悲也余不佞幼而好學負奇志迨乎成立不汲汲於榮利慨然有志於聖人之道而病未能也然學固不專一家而冀以躬行爲先及遭喪亂閉門隱居四方之間奇請益者一槩謝去癸卯歲潘生次耕以其所業詩問業於余而余欣然有以教之於是潘生既中心悅而誠服於余余亦爲之師而不疑兩人固相得也平居相與講道論德稱說詩書詠歌先王之風上下古今成敗得失之林天人消息往來之微輿地山川形勝之奇災祥圖緯歷數之異以至前言往行奇節異能之魁偉人妖物祟氣感風移之變態以至幽經怪牒廋詞隱語雜家小說之荒忽事

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推其極致要其指歸抵掌而
談流連感激或泣或歌不能自已而簞食屢空不改
其樂藜藿不糝歌聲若出金石所謂以躬行先之者
然乎否耶嗟乎余於潘生又豈世人之所能知哉潘
生從余遊一年余亦命兒子叔然受業於潘生且昌
言師道以正告之固願余之於潘生潘生之於叔然
共相與以有成也嗚呼今何時乎庠序學校之事不
明於國灑掃辟呬弦詩象勺之事不明於家進無所
程退無所資而師道絕矣夫天之所廢不可以興亦
勉其人力之所可至者耳吾固願爲師者奮乎百世
之下起師道屢變之餘廻江河日下之勢毅然以洙

泗爲宗而一反諸道毋徒硜硜爲經生也余與潘生共勉乎哉吾觀潘生其才大其氣靜其志濶長固將窮天人以爲學故告之如此雖然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余與潘生又當共自懼者也

共師說下

吾觀於師而後知道之重也無其道天子而不能教一時有其道匹夫而可以教萬世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非必升堂而入室也非必親炙而私淑也聞其風範其防者皆是矣當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日食三十六地震五水災十四以至山陵崩陲雷霆失序星隕晝晦夏霜冬實夫戎翟交侵而亂

賊接踵烝報成風於是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而人道幾滅孔子起而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然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得以復位日月得以復明萬物得以遂其生上下數千禩綿延不墜者皆孔子以道爲師有以維持而永久之也夫師者道也道絕則師絕矣自孔子至今盛衰既殊污隆不一雜亂糾紛湮沉晦塞無時無之而其中瀕絕者亦屢矣火於秦不瀕於絕也黃老於漢不瀕於絕也佛於六朝不瀕於絕也然而瀕絕者必有在也嗚呼今何時乎吾始言師道之變而今言師道之絕不更痛矣乎嗚呼亦危矣然而不終絕也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春秋

之亂人道幾滅而孔子正之綿延至今苟今之人能
推明孔子之道師以是傳之弟子弟子以是受之於
師則於今乎何有而吾世其有瘳乎夫大聖不再生
孔子不可復作苟得聖人之一端亦足以迴人心而
風教於天下而師在是矣而今誰其人也雖然事未
有剝而不復者故當瀕絕之時天必篤生其人以維
繫於一綫亦猶澤中之有火而一陽之生於極陰也
今正其時也嗚呼今正其時也而謂今無其人乎

寒花說

仲冬之月羣象閉塞萬木憔悴大地無萌芽之生極
目無含榮之秀而余庭前籬壁之間有紅花自開凌

霜吐葩風前獨笑偏反媚媚殆難爲倫或顧而歎曰
此花有松栢之後凋蘭蕙之自芳經秋不隕當比小
山之招先春而開可入羅浮之夢乃離騷香草曾未
擬於江蘼何草木之亦有幸不幸歟余曰否不然物
固取於大者遠者非所論於瞬息之觀也昔有匠氏
刻木爲人能持鉢乞錢又刻木爲鳧鵠能奮飛百里
之外則其巧過公輸矣而不得廁名方技之傳無他
小之也亦或有偶然之奇寸節之峻幸垂史冊著其
名字然而傳之後世知者鮮焉是故一羽之翠不如
六翮之純白也一寸之錦不如全機之疋布也况朝
榮暮落同於蒸菌則雖凌霜吐葩固不如春花之爛

晏堂集卷九
九
慢而以儼之歲寒後凋過矣君子亦務其大者遠者而已管子曰崇山之隈奚有於濊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知言哉

貧病說

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以見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憲貧也非病也固也然吾以爲貧則未有不病者客曰噫甚矣子之憊也夫子謂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今吾子言貧則必病何若是之惡貧也得無悖先師之訓乎且吾子動法前賢彼歌聲出金石而不改其樂者獨何人哉噫甚矣子之憊也徐子曰唯唯否否夫

人生平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而一旦緩急盜泉是飲
亦病乎客曰然昔平原君朱建義不與辟陽侯交既
母死貧不能發喪而卒受其金失身亂人竟以是敗
非耶夫人而尚志居貞不縻世爵而饑來驅人隳節
干祿亦病乎客曰然昔馬融始不應鄧氏辟命既遭
饑困而遂違初志黨附成譏非耶夫人而殘身辱親
殄先人之緒亦病乎客曰然昔史遷遭李陵之禍徒
以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故卒從吏議而陷腐刑非
耶夫人而湛身覆嗣死輕鴻毛亦病乎客曰然昔王
尼以無食而噉車牛牛盡而父子俱餓死非耶之數
子者皆抱人傑之譽負天下之才平時抵掌言事恍

慨伸眉其鋒莫圍及事會交困金盡氣索而或死或辱正同腐鼠悲夫悲夫安在其非貧之爲病也乎客曰古人之事則吾既聞之矣今請言子之病徐子曰夫葬親慎終之大事而教子俯育之鉅責追遠則潔蘋蘩於歲序平居則衛軀命以衣食一家之內婦子雍容有禮有則固生人之常道亦中人之所能也苟或悖此病莫大焉而今者天道周星猶遲反壤先人孤櫬藁葬兩楹一病也兒曹年逾象勺而家塾無師恐詩禮箕裘自我墜地二病也歲時伏臘時缺蒸嘗霜露既濡松楸莫展三病也邂逅疾病診療不時衣食不適致不訾之軀幾於橫死四病也兒曹衣不掩

脛蓬頭跣足客至不能揖祀先不能拜故年雖長大而未閑禮則見客而慙不能仰視五病也凡此五病繇於一貧中夜焦心令人次骨奈何未處其地不及身親驗之而輕肆悠悠之口哉至於藜藿不糝而不廢嘯歌簞食屢空而吾樂自在僕雖不敏猶爲庶幾而非所以語於此也嗟乎嗟乎事固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客無以應默然而退

宋生名字說

宋克昭氏少執經於吾宗子瞻明之門而亦私淑於余者十五餘年矣間嘗請余曰某聞名以制義字以敬名今某之名與字實未有以啓吾志而勗吾行願

先生有以命之余重嘉其請而未有以應之也吳中山多名勝而大樵山介於天平石屋靈巖琴臺之間顧幽靚卓越若不屑吳山之嫵媚而獨古處者宋生樂其泉石之美林麓之邃流連晨夕讀書其下余於是躍然有以字之曰古人命名與字其義有三一曰取諸人則司馬長卿之名相如袁愍孫之名粲以至顧雍之雍桓温之温皆是也一曰取諸事則袁賀之字元服高琳之名琳是也一曰取諸地則魯苾越之子名陽州趙岐之字臺卿是也今宋生既讀書大樵之麓而又愛此山之勝因字之曰大樵取諸地也學朱百年之伐樵采箬置諸道頭不與世接胡叟之曳

柴而行客至不輟取諸事也學孫樵之文繼昌黎之
正傳學鄭樵之學爲一代儒宗取諸人也字之大樵
而三義備矣於是名之曰采采者取也擇也夫人之
能坐而進於聖賢之域者皆其善采者也故顏子之
擇一善大舜之取於人皆是也苟如是以采於山奚
止芝蘭之芳松栢之貞澗泉之潔煙雲之潤皆備於
我乎如是以采於古人又奚止百年之隱胡叟之逸
可之之文漁仲之學皆備於我乎學猶殖也仰有取
而俯有拾進之而靡已則其所詣未可量也噫是其
所以爲大樵也歟

恒軒說

吾友歸子元恭天下士也性不可一世目中空無人
遭亂坎軻不少挫其氣自號曰恒軒徐子問之曰子
之自號其有說乎元恭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又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則是恒者聖人之所淡有
取而復歎息慨慕若庶幾望見之者且吾自經世變
吾深悲夫素絲之終染荃蕙之爲茅是皆無恒者也
故以爲吾號以自期亦自儆也徐子曰固然然吾有
所進矣夫不一於恒以爲恒者聖賢之學也一於恒
以爲恒者德之棄也此不可不察也孔子之自敘也
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之不踰矩其爲道也屢遷而
孟子之稱孔子則曰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其亦無

恒甚矣譬如天地物之最恒者也然觀其造化之功則歲月日時推遷變革無一息之停斯無一息之恒矣以是而成其生生不息之真恒聖賢所以日有孜孜時異而月不同而經德立乎其中也夫天地以日新其化爲恒聖賢以日新其德爲恒非不一於恒者乎不然則易之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而洪範直以恒言咎徵矣其可思也夫其亦可懼也夫吾知歸子以不挫之氣成日新之德也

故給諫東萊姜公琛私謚貞毅先生議

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易名之典俾民興行所以彰往哲詔來茲此誠砥世之大經名教之干城也苟其人

而行合謚法則雖在草莽雖有一節猶所不廢如東漢之季所稱文範先生文德先生玄文先生或逸民獨行之流有其德則舉其謚無不標領史牒炤耀古今而况始則位叅禁近名顯朝廷既則堅臥山林起徵九列面折廷諍則事關君國卷懷遯世則身繫綱常者乎而時異典湮缺焉未舉門人故舊相與哭弔而撫其懿行揭其大節以相與謚之亦猶行古之道也故東萊姜公塚於癸丑歲六月丙午以疾卒於吳門之舍館遠近聞之莫不悲歎遺民故老尤懷盡傷痛故國之流風淖哲人之斯萎於是起而議曰任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貞無以守之非毅無以

成之無往而非然矣公早歲聲華滿天下以進士起家爲令惠政及民有如膏雨當官而行恤民則止不畏強禦不通津要治績既最十年不遷而守身不滓爲清白吏入爲給諫拾遺禁闈時權奸誤國國事日壞公慨焉有澄清之志於是譏切時政上書極言無所諱遂觸逆鱗之威遭蜚語之禍禍不測下詔獄治始終鍛鍊三木囊頭身備楚毒而公辭色如一視死如歸上疑刑官有所徇復震怒公復拜杖闕下杖至百迨歸司寇公橐餽不入肌膚不完而復邁太公殉難之變慟絕不欲生時天下無不寃公爭訟公而公無幾微倖心惟自安於累囚以待天心之悔悟既得

旨謫戍宣城而國變隨之公聞變慟而仆地既天下
亂戍所不可居公以吾罪臣有君命即不能就戍必
客處毋還鄉邑於是往來儀真吳門之間天下稍定
搜訪遺老公濙避之之死靡二以久不還故里遂得
免天下於是敬公之高節而益服公之濙見也如是
者三十年俯仰如一日一言一動不忘故君疾既篤
猶諄諄遺言必葬我宣城使我千秋無違君命其忠
誼如此至其家庭孝友敦倫備禮又所衆著者也於
是議者曰公篤行於家施於民效於君徇於國生平
偉績簡不勝書而要之人之所不能者有三焉蓋濡
十年而不喪其守瀕九死而不失其度閱三十載而

不變其操也夫確乎操持而不拔者貞也卒焉臨蹈而莫奪者毅也以公之聲華久紆墨綬淹跡腴邑而不浣清白不慕通顯此公守身之貞也而斷然有以成其不滓者非毅乎以公之忠諫黃門北寺傳攷備毒而坐待天心不欲自理此公蒙難之貞也而斷然有以成其不撓者非毅乎以公之位望而違墳墓去親戚隱身避世不遑寧處逾歷歲紀殆三十年爲晉徵士爲宋故相而簡書無聞干旌不及此公完節之貞也而斷然有以成其不屈者非毅乎嗟乎此非蔡邕氏所謂忠兼三義文備三德者乎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於是合而舉之曰貞毅以謚之按之謚法質之

羣議僉曰允矣吾無間焉遂謚爲貞毅先生

春王正月辨

春王正月者周正月也周正月者建子之月也建子
月者夏之仲冬月也仲冬不可以爲春正而春正之
者蓋王之春正月也王者周王也此夫子尊王之特
筆而行夏之時之精意見之矣何也三正皆以歲首
爲春自然之理也然言正而不悖天時不失物性者
惟夏正有之故直言春而無所系者時之正也夏之
春也言春而必系之以王者此非時之春而特王之
春耳亦明冬之必不可以爲春而周正之必不可以
不言春也故曰此夫子尊王之特筆而行夏之時之

精意見之也曰松陵朱氏鶴齡之所謂三正皆可以
爲春或亦然乎曰否惟必不可以爲春故系之以王
也不然則夫子固周人也以周人而遵周正何不渾
然統之以春而必系之以王乎且聖人立人倫之極
以教萬世者也苟周正之無悖又何必以行夏之時
乎哉曰豳風七月之詩何謂也曰此正夏時也曰然
則朱氏所謂豳風歲令出於民間之話言而非朝廷
之政令信乎曰否此直當夏之世而言夏之時耳非
居今而反古者也又何疑於春王正月哉何也夫周
之始以后稷后稷之子不窋即失其官至公劉復修
后稷之業始立國於豳而周道興焉此豳風之所繇

居易堂集卷九
三
詠也自后稷至公劉僅四世耳非夏時而何此孟夫
子之所以論其世也今之儒者大率以周正之不能
通於豳風便謂春王之或非建子是以聚千古之訟
而滋百世之惑也惟確見豳風之直當夏時即可以
見春王之必爲周正矣

居易堂集卷之九終

居易堂集卷之十

書後

書平準書後

聖人之言治天下富先於教而足兵後於足食故曰積貯爲天下之大命衣食足而知禮節窮民易與爲非此自然之勢也太史公知此故作平準書作平準書而有深痛矣痛者痛文景完富之天下孝武以多欲而敝之也故首言國家無事而府庫溢倉庾滿至粟紅貫朽不復可用而上富下贍民俗敦厚吏治潔清矣孝武立而一敝之於伐匈奴一敝之於通諸夷一敝之於穿河渠而天下騷然蓄積盡傾饑饉流亾

盜賊滿野卒之大農盡耗而縣官大空於是民敝俗壞吏治苛急勸輸賣爵更幣鑄錢不特無益於治而天下益亂僂殺無辜亦且幾億萬矣而天下之貧自若也於是爲告緡爲均輸以筦天下之利以濟上之欲上用雖饒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如是而不至於亂且亾者幸耳豈不痛哉太史公既深痛之故明言之且切言之以爲人君多欲則多事多事則多費多費則天下貧而民俗壞於是列治亂之效陳得失之林使後世知天下雖大四海雖富而輕用之必敝也故富國足民之本在於節用愛人與民休息如文景之蠲租除稅而天下以富可見矣太史公意以爲文景

之蠲租除稅節用省事而以富天下者此本富也太
公管仲之設輕重九府越王計然之流行錢幣而以
富其國此末富也若楊可之告緡桑弘羊之筦利以
饒上之用此特盜賊之行耳此所謂姦富也奪人之
財以自贍攘人之食以自腴而且浚其文巧其目殺
人以濟之不謂之盜賊而何故一篇之中其浚誅而
痛刺之者已不可殫述而竟以烹弘羊天乃雨結之
其意尤洞然矣而論贊言列國不重本富故卒爲秦
所并而秦既并天下富有四海而其效卒歸於海內
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織不足衣裳而已不大
可睹乎故曰太史公之作平準書蓋有所浚痛也而

平準書之所不足又作貨殖列傳以論之故其序曰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爲務此所謂國家無事者也輓近世塗民耳目則
幾無行矣此即所謂更幣鑄錢勸輸納爵以至告緡
籠貨者也蓋貨殖列傳實言平準書之所未言而其
本意亦痛武帝之耗敝天下耳故貨殖不過論載一
身一家之富厚者耳而首言至治之極神農以前而
其中則推論太公管仲越王計然之霸齊與越有味
其言之蓋太史公深知治天下必本於富國而富國
必先於富民故如文景之節用愛民蠲租除賦此可

以富天下者也如齊越之斤斤言幣筴輕重此可以
富其國者也若既耗做之乃復聚斂之攘奪之鮮有
不爲亾秦之續者故一篇結以烹弘羊見其聚斂攘
奪之酷而論贊結以秦之衣食不足見聚斂攘奪之
無濟於困窮而益速其亾此其所以爲更酷也吾故
於其一篇之中標出其微言精義而通論之

偶書侯嬴事後

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信陵
君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
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當時侯生豈有所不屑於公
子哉人各有志焉耳彭城姜肱隱居不受辟命數徵

不起乃詔郡圖畫其形狀肱臥於幽暗以被韜面言
感風眩疾竟不得見之夫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亦
少亢矣而竟以得全此不特不奪志之難而不之奪
者之更可尚也有寡婦人者自其夫死誓不一見男
子之面即伯叔兄弟亦弗與見守死空閨垂幾十年
乃有一男子必以見爲請曰吾知之吾敬之也嗟乎
人苟能知寡婦則亦重哀之而全其志可也又豈以
見哉如必見焉非貶即傷矣故曰不之奪者之更可
尚也夫終身不改婦道固然而此獨以節見知於人
或亦此寡婦之過乎然吾願知之者之終勿奪焉可
也

書李斯傳後

李斯傳一篇中而載趙高事居十之八而篇末直以高事結束而以秦亾天下竟之凡此皆以見趙高所爲無非斯之爲之也此所以爲斯傳也當始皇之崩斯爲丞相天下事係於斯而乃聽高所爲矯詔而易其主而高無不可爲者矣天下事固無有大於易天下之主者此一聽之而天下事無不聽之而聽之者斯也自然之勢也夫高之得恣其志繇於立胡亥而立胡亥繇於斯之聽高聽高而卒以殺其身夷其族而并以弑秦之君而亾秦之天下於此見殺斯之身者非高而斯自殺也夷斯之族者非高而斯自夷也

然則弑二世而亾秦者獨非斯耶此所以一篇全載
趙高之事而終之以弑君而亾天下而爲斯之傳也
太史公作此而所以垂戒於萬世者深切著明矣不
特戒人君不可有持爵祿之臣而亦以戒人臣不可
有持爵祿之心也李斯之聽高非爲持爵祿哉究也
不特爵位不可保而并其身族而徇之而并以其君
之身與天下而徇之則究二世之所以弑秦之所以
亾皆起於李斯持爵祿一念則盡趙高之事雖欲不
入李斯傳而不可得也然非太史公不能爲也作一
傳而既以垂戒萬世之君復以垂戒萬世之臣則其
書之關係何等其史法之精嚴又復何等故太史公

自謂作史記上繼孔子獲麟之絕筆豈虛也哉豈虛也哉宋儒鄭夾漈先生作通志於斯傳中摘出趙高事以爲高傳入宦官傳此在通志又爲不可奪之例夾漈固不誤也二者竝行不悖者也若二者互易之則皆謬矣史學難言哉

書諸葛武侯傳後

陳壽良史也其帝魏寇蜀非惡蜀也一以身爲晉臣晉魏之所禪也則不得不推崇魏一以目擊安樂公君臣稽首稱臣於魏人情不甚相遠彼自以爲魏可以統蜀而蜀不可以統魏矣此理勢之必然者至其作武侯傳讀之而知爲命世之傑作壯繆傳讀之而

知有國士之風此兩傳者魏書中之所少也其於蜀
國人倫推崇極矣至於孫乾簡雍糜竺劉巴尹籍董
和之徒未免太畧幾如點鬼簿止足以紀姓氏而不
足以概生平意者蜀無史官無所承受故缺略歟似
又非獨壽之罪也至敘武侯父子一曰將略非長一
曰名過其實此自文人鋪敘抑揚之法史中多用此
等語以爲宛轉沈吟之致又何足浚怪乎

書張嶮事後

沈充附逆而子勁殉忠張稷弑君而子嶮死節信乎
忠孝大義惟人自立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歸之
於父也袁氏自淑粲顛昂世著忠節而君正披猖不

克負荷致道素之門一朝塗地豈不痛哉夫劉向竭誠宗國而歆佐新莽郝愔乃心晉室而超附桓溫千古猶爲向愔痛之况父則捐身殉國而子則反面事仇者乎遺穢良史頽其家聲在國則爲亂臣在家則爲賊子以視沈勁張曠真罪人矣嗟乎夫爲人臣子者其亦當審所自處慎無負君國忝所生爲良史之所痛哉

書傳伏事後

或曰南北齊之亾也馬仙琕傳伏可謂善守而卒之身事二姓陳力仇國以語於忠豈不悖哉獨不見崔楷之殉殷州張曠之死吳興乎余曰不然當二臣慷

慨誓死竭誠拒敵誠奮不顧身義不旋踵至於酹酒
斬使請誅血胤可不謂之忠乎君子之於人也亦節
取焉而已苟其事可以教後世之爲臣子者則錄之
雖一言之幾於道弗遺也而况於此乎然吾願後世
之爲人臣子者受人寄託任人封疆守馬仙琕傳伏
之所以守而死崔楷張燦之所以死則善矣雖然無
愧於此者其惟張巡許遠之流歟

書沈客卿施文慶事後

國之有小人猶木之有蠹也蠹託命於木而木不仆
不休小人憑藉於國而國不亾不止不亦悲乎故善
治者如植嘉樹剪除蠹孽無使滋生庶不以宗社殉

人哉

書五王反正中宗後

平勃之誅諸呂也無少長皆斬雖朱虛之肺附不問也爲國除亂賊自應殲滅之無遺類此臣子不共戴天之義也平勃知此所以能奠安劉氏二百年之社稷唐五王定大策反正中宗以匡復唐室而但誅二張置產祿於不問何耶諸武皆不共戴天之仇也五王忍與之比肩北面乎此而不誅不但昧於安危之大機并不知君父之大義矣未幾而濁亂宮闈肆毒天下春宮以稱兵非命宮車以鳩毒晚駕當是之時唐之宗廟社稷相綴如綫誰爲爲之皆五王不誅

諸武之罪也五王之罪其可贖哉五王暗於機宜其身之誅竄家之破滅不足惜奈唐之九廟社稷何吾於此更有見焉當平勃之誅諸呂也除桀賊之產祿他即無誅而漢已泰山而四維矣何以言之漢高磐石之宗齊楚強藩半天下朱虛東牟備宿衛是時齊兵已宿滎陽諸呂孤雛腐鼠耳故曰即不盡誅無害也然純臣之誼不敢以賊貽君父故平勃必盡殄之若唐神龍之初其事勢固懸殊矣武氏移神器於閨闈而以爵位功名縻天下之士呂誅殺擊斷懾天下之心唐不血食已二十年中宗之僅存幸耳天下宗藩剪除殆盡二豎雖誅而以僞周之餘威斬已絕之

唐祚反覆手間耳而武氏尚可遺種於天地間乎語曰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又曰除惡如農夫之去草以見不盡不止也五王豈不知此乎神龍之初凡有知識三尺之童無不知諸武之應誅而五王獨不寤何歟不明君父之大義致唐室再燬其罪浮於功矣而浪語匡復何歟

書韓愈對禹問後

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禹之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亦行其所無事也故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禹之傳子啓一也皆天也天者時也時之未至聖人不先時而幸功時之既宜聖人不後時而廢事堯舜傳賢之時

也禹傳子之時也禹未見賢與子之異也時至而致之耳故曰行其所無事也韓愈氏曰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而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以爲聖人不苟私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夫禹後必湯伊尹爲可傳而湯伊尹必不可待而傳傳匪聖則爭子非賢猶可守非天與子耶嗟乎愈之言固已範圍孟子語中而不知也吾因正告天下曰孔孟之書範圍天地後人其無輕議哉

書昌黎潮州謝表後

夫輕批人君之逆鱗者必不能無動於雷霆之下者也曰然則將詭隨乎曰否遇事必言言必和平其氣惻怛其詞反覆抑揚開陳善道使聽者爲可受受者爲不爭而後吾言入矣夫君子之建言也將以匡君德而濟國事也非以較勝而爭強也非以翹過而訐直也若持之以好辨之心臨之以好勝之氣鮮有不僨者矣及言出禍隨死亾繼之而所謂和平惻怛者往往能卓立而不變而好辨好勝翹過而訐直者或變易委靡一旦化爲繞指而不可復振蓋氣平者不撓而氣僇者易餒其理然也今人每讀昌黎潮州謝表而歎其爲可哀而吾則讀其論佛骨表而已見其

然矣

書柳宗元封建論後

柳宗元之論封建曰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夫聖人之不得已用之於兵刑而不用之於慶賞將謂創業垂統而亦不得已耶又曰歸殷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湯武之封建非公之大者也不不得已也嗟乎甚矣宗元之陋也未知其所以測聖人者何等也昔李國貞節度朔方治軍嚴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王元振因之爲亂遂殺國貞子儀復爲朔方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遂收而斬之繇

是諸鎮皆奉法曾謂湯武而不若子儀耶嗟乎甚矣
宗元之陋也

書蘇轍燕論後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洪範曰用靜吉用凶此不
特龜筮之理也故一動而凶悔吝居其三吉居其一
動之有咎如此夫人君之爲國苟國已立矣民已安
矣太平已有象矣當是時祖宗之成憲可守邊垂之
牧圉不驚而其君其相動作紛紜皇皇焉若不可以
朝夕者其勢非亂則亾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鮮有
獲免者也宋之興也藝祖開其基太宗定其業仁宗
又從而安養休息之湛恩歲沃優柔漸漬四十餘年

此正周之成康漢之文景也神宗繼之守而勿失而
宋幾三代之治矣乃用安石之謀喜於有爲而以新
法亂天下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一再傳而遂
成靖康之禍豈不哀哉善乎蘇轍之言曰彼說客策
士借人之國以自快其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徇
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亾何哉何其言之痛也君子曰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吾獨怪當時敵國皆知之天下
皆知之以至侍從禁近以至世臣元老皆知之而皆
言之而獨其君不寤以馴至於亂亾悲夫

書蘇轍三國論後

三蘇文章互有勝致子由固遜大蘇然其思濶而意

微亦有大蘇所無者如三國論論高帝之以不智不
勇勝項羽而曹操孫劉則各以智勇而不勝此千古
絕識亦至文也昔徐鉉學貫天人博物辨辭舉世莫
兩藝祖伐江南鉉奉使至將以辭令問兵故中朝當
有館伴而殊難其人宰相以下不知所擇藝祖乃自
擇一目不知書而厚重者克之鉉遂大窮嗟乎若藝
祖知之矣

書先文靖公墨刻後贈靈巖老和尚

嗟乎此先文靖公自初筮仕以及畢節十八年中見
危致命之死不渝之手澤也乙酉之禍先文靖從容
止水枋痛悼罔極致譏滅性一息僅存者殆逾半年

次年春方省人事即倩臨摹善手勒之貞珉以垂不朽嚮榻百本秘之篋中非其人不示也故凡交游親串得受讀者不什一焉既以重吾親之遺墨亦以書中種種非世所宜覩也癸巳秋靈巖大和尚以樹泉集屬序於余見其往還昕夕率多遺民故老而所爲流連風景舉目山河者又多殷麥周禾之悲焉此實唐宋以來諸大善知識中所絕無者也余故特出篋中藏本裝潢成帙致之座下乞師即以忠孝之言行說大法庶使毫端碧血直爲人天光明幢乎

書璜溪陳烈婦楊氏行狀後

余每讀史至趙世家嬰杵事未嘗不撫卷歎息而隨

之以流涕也嗟乎此真赫然烈丈夫乎然復不能不致慨以彼其人而死與立孤不能復兼也以彼其人而大業之祀不得不中絕也於此見千古成事之難與就義之決即烈丈夫固有所不能兼不能爲者矣而今觀於璜溪陳烈婦楊氏之行狀而始知有千古獨絕之奇也烈婦一婦人耳當天崩地拆之變值破巢毀卵之慘處斷脰陷胸之時而從容一言既全其夫復全其子然後以一身委之清冷之淵至死不辱若素籌而預處之者不亦異乎夫烈婦既不難一死而復能全其子全其夫於倉卒之頃一言之間不動聲色而成三大節若使處嬰杵之地是不特既死而

能立趙孤且能使大業之祀不復中絕也是節婦能兼嬰杵之所不能兼能爲嬰杵之所不能爲者也所謂千古獨絕之奇者非耶嗟乎烈婦當今之世有愧於烈婦之風又豈止若而人者耶

書王咸中乞臨曹娥碑後

書法以小楷爲極致而小楷必宗晉唐尚矣然二代風氣絕殊未可同日而語也如羲獻楷書全尚姿致而姿致出乎自然不言格律而格律確乎不移我之心手兩忘書之形神爲一若庖丁之游刃郢人之運斤不知其所以然此其所以千古獨絕也迨乎唐而力勝乎巧腕弱於心故歐虞之書步趨二王亦尚姿

致而瞠乎其後及顏魯公楷法最精而自闢堂宇純
尚格律晉人風流自茲逾遠唐人小楷其迨美而未
善聖而不神者乎孫過庭書譜云真不通草殊非翰
札又曰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
情性使轉爲形質夫草之繫乎使轉人皆知之而真
之尤重使轉人之所不知且草之使轉人之所見而
真之使轉人之所不見必致精於所不見而後見者
始工亦猶人情性既善而形質自然安嫻蓋變化氣
質未有不繇於情性者故曰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
惟其筋絡關竅俱在不見之地此工力之所以倍難
而體制之所以全繫也而唐人楷書似止工於人之

所見而不能工於人之所不見所謂真不通草者耶
今以二王小楷精求神理見其寓迴顧於豪銚存頓
挫於斷續無一點之無波無一畫之不轉觀其行序
雖斷而還連玩其體裁若違而實合孫過庭云導之
則泉注頓之則山安而余又謂豪甫著而即行筆已
足而復駐能得乎此思過半矣既得晉人之風規而
唐楷已在我度內又何足云乎王子咸中文恪公之
聞孫也妙年篤志臨池之學而請益於余因爲傲曹
娥碑一通兼復論晉唐書法爾爾夫自有書契以來
王氏書法千古所宗六朝之間世擅其妙今咸中以
綺紈之年好學浚思當復起衰於數代之後而繼千

古之絕軌乎書法必歸王氏於此又可見矣

書周忠介公墨刻後

余聞之先人周忠介公自就逮以至詔獄以至被難始終不撓當考掠時楚毒備極辭愈激烈而今讀其檻車時遺詩則又何和平而從容至於此也范孟博被黨錮之禍對獄慷慨而臨行與其子訣低徊惋惻聞者流涕嗚呼夫人生風節能造其極未有不根於學問者也不然始雖錚錚終必絀矣彼狄梁公爲羅織受訊猶有革命一語若忠介公又何憾焉嗚呼則其至死不撓者又孰非此和平而從容者以爲之乎

書殷汝劼先生私謚議後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余嘗得侍殷先生而未識殷先生之爲人顧余自幼時受庭訓知周忠介朱孝介之鉅節偉行最悉而殷先生忠介孝介之友也則殷先生可知矣當殷先生與忠介孝介讀書談道於一堂晨昏風雨一時人望有五奎之目亦若昔賢所稱四夔者謂其一出而可致君澤民非僅僅文士以詞藝相高也及忠介被膺滂之禍先生奮不顧身奔走後先幾及於難而卒復自全吳士人謂先生始則有孔文舉之風既則有申屠子龍之節非人之所易幾也迨乎國變宗社淪夷而先生不降不辱全而歸之矚然以死嗚呼先生真無愧爲忠介之友矣吾聞忠

介對獄慷慨其詞激烈聞者毛豎而其瀕行與親友
訣則意氣和平若無事然識者躉之先生之死於菟
溪却七不御全其髮膚琅琅語言千古如在慷慨從
容實復兼之非後先一揆者耶昔楊忠愍公之入獄
也自知不免於桎梏縲紲中自作年譜實以吾精氣
神明塞天地而昭今古者非人之所得而傳也忠介
之烈同於忠愍苟非其人之精氣神明若與忠介爲
一人者能操筆而譜之也耶今先生實爲忠介年譜
壯忠魂於既往開生面於千秋此書出而昭忠倭賢
奸晰時風世變所以維世教而防橫流者無窮也然
則先生之克正其終也始則以禦忠介之難卜之繼

則以成忠介之譜決之矣又豈俟其絕食窮鄉而始信其死不失身者乎謚之孝終吾無間然矣

書鐔津集評讓篇後

鐔津文集評讓一篇謂天子諸侯以天下國家讓然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曾子臧以名讓者也泰伯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舜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於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泰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足以勸百世季札子臧當列國相爭父子

交殘乃以讓名所以矯其時也漢之孝平迫於強臣以天下讓而其身困窮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亂此誠千古所未發然愚謂尚有以惑讓者以惑讓者亾燕王噲漢哀帝是也燕噲惑於子之而以國讓哀帝惑於董賢而欲法堯禪舜卒致有國者亾國有天下者亾天下職此之繇也

書周氏李孝婦卷後

吾聞嚠城周氏李孝婦事而嘆其至行卓絕而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亦殫厚矣如是而後其孝全顧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昔李克家貧養母兄弟同衣遞食而其婦求分異克爲之逐婦是孝不行於家室也鄧伯

道遭亂全弟之子而棄其子是傷於慈其後伯道竟
無子則又虧於孝矣今周君以養母之孝能令其妻
不難棄九月之兒而以乳乳姑致姑再生則其純孝
固已格天矣當其書兒生年月日置之道頭不能兩
全痛於一割亦既永訣矣而孰謂其後若而年道頭
棄兒仍復歸宗寧親一堂哉是不特無傷於慈而於
以益大其孝豈非天平故曰非人力之所能及也雖
然人事既至則天道隨之所謂得之於天者正必之
於人也人顧不能耳吾於是而知周氏之爲全孝而
其一門爲完人也感歎之餘爲濡淚而書之

書石刻姜如須遺蹟後

昔者吾友姜子如須以弱冠之年薦登上第才名傾
一時諸老先生爲之退席驟更世變遯跡不出卒卒
以歿天下傷之謂其對策上書名動當宁無異賈長
沙而中年殞逝未竟厥施亦無異賈長沙也余謂不
然如須緬懷君國俯仰興亾創鉅痛澁不克永年實
死而不朽與殉國同非悲傷摧挫自輕其生者今其
遺書具在天下後世當一展卷而得其心也至署碑
汚逆臣姓名則特疏請擊碎其碑遺老名登啓事則
遺詩規其出處尤忼慷感激千秋爲烈者也今令子
寓節以其所存手蹟勒之貞珉此僅遺書中之百一
特重其手蹟耳子瞻云有形之物尤不可長金石之

堅俄而變壞功名文章傳世差永若必託於金石是
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余謂不然凡物之寓形於天
地間其可久者固無踰於金石然託之非物金則革
之石則毀之矣惟既自有其不朽雖微金石而可傳
然後附金石而益壽蓋呵護寶惜實兩相資以永世
也嗟乎彼斷楮殘縑猶綿歲襍况金石乎是以君子
貴自立也

書鷓鴣賦圖卷後

偶然有觸遂成此賦俯仰身世慨有餘悲昔禰處士
作鷓鴣賦感其慧也張司空作鷓鴣賦識其小也趙
元叔作窮鳥賦憫其阨也盧思道作孤鴻賦賞其高

也雖筆精墨妙辭擅雕龍然皆就一事一物爲賦未
有能極身世之流連窮心性之寄託者昔人云心之
精微口不能言况文章乎而此賦遂能書寫胸懷形
容畢殫上下千載渺焉無儔吾將庶幾於楚騷之離
憂而風人之怨誹矣賦成既自賞之因復做雲東逸
史筆寫鷓鴣之狀而書賦其後以授吾甥權焉權固
妙年擅文章工辭賦余故不吝筆墨以贈之昔張僧
繇畫龍乘雲上天司馬長卿賦有凌雲之氣吾正恐
此圖挾此文劈青天而去也權甥其善寶之

權姓吳氏
字超士

書李氏收藏黃孝子畫蹟後

玉之連城珠之炤乘光怪陸離其氣嘗輝然獨異此

天下古今之所共傳寶也乃有殘碑斷碣片楮尺縑
偶出於荒煙衰草之內僅存於覆甑廢簾之餘而流
傳人間嘗與連城照乘者同其珍貴噫此固有兩間
之正氣翼之而行其氣反駕出於山輝川媚之上以
不腐於世而不可以世目之妍媸工拙定其存亾者
也歐陽文忠公云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其
傳遂遠不然前日工書而隨與紙墨俱泯棄者不可
勝數若顏魯公書縱不佳而後世見者必寶也黃孝
子端木氏重趼獨行往還二萬里以迎其二親於干
戈格鬪之中而二親皆熙然御板輿以歸此實史冊
所罕見而其足跡所經滇池洱海瘴雨蠻煙無不屬

之丹青繪其形勝爲冊幅甚夥既歸吳門好事者爭
購去而此幀則李于輓氏所收藏者也夫片楮尺縑
既無瑰奇之姿光怪可異而能使天下之人齊妍媸
於一致冥工拙於無形必藏之什襲傳之奕世而後
快非嘿有以翼之而能然乎而于輓於此不凡矣物
聚於所好苟非所好即連城炤乘委而不顧而今乃
於片楮尺縑者而好之如是非忠孝至性聲應氣求
有不知然而然者耶于輓爲侍御灌谿先生之孫而
吾友文中氏之子也李氏以忠孝世其家于輓之得
於積習漸涵者如是故其所好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三聖圖後

聖人之道一也而有儒釋老三教之分亦猶天地之道一也而有寒暑和四時之異天之生聖人以教養斯民亦猶天之爲四時以化育萬物也吾嘗論之三皇五帝春也以其如物始萌漸次滋生也三王周孔夏也以其品彙齊出發皇盛大也老子秋也以其反觀內視斂華就實也釋迦冬也以其空諸所有真常獨存也寒暑之化適相反而實以相成儒釋老之教若相戾而正以相濟昔柳宗元嘗言佛法以陰翊王度吾謂豈僅陰翊云爾哉吾嘗爲聖教論數千言以闡其微其大畧如斯也鄙儒固陋必是此而非彼必內此而外彼而浮屠之流又必推尊釋迦以加諸周

孔之上是猶或訾暑之非天道或詆寒之傷歲功也
不亦謬哉若李士謙所云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此又何說也嗚呼士謙小生惡足以知之吾獨怪千
古無是正之者而俾此語之尚列史冊也

書芸齋周先生復仇血疏後

人生不幸死事而其子爲報父仇尚矣然有報之而
過者有報之而不得者有報之而不軌於正者戮死
鞭墓上仇其君此報之而過者也子胥是也奮身陷
陳殲敵是求而仇頭未取此報之而不得者也灌夫
是也晝伏夜行穴地掘冢得而甘心若刺客奸人此
報之而不軌於正者也蘇不韋是也然歷數千禩信

史美之君子稱之無一貶辭無他誠痛其志悲其遇且以維人道於未絕而防忘親之亂賊耳而况瀝血爲書上達天聽一言寤主罪人斯得報父之仇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乎熹宗之季璫禍橫流忠良荼毒而周忠介公死事尤烈迨聖人御寓逆璫伏誅追卹諸賢備加旌錄亦既釋其痛而雪其寃矣而獨芸齋周先生以爲罔極之讒不共戴天苟不能明正璫孽之辜則父仇未殄何容視息於是齧指出血書疏叩闈一書再書十指血枯刺舌繼之書上天子爲動容遽如其請而其疏之未合格者因畱於家以示其子孫嗚呼此寧獨周氏一家之芳烈乎誠千百世吾

吳之光也於是文人志士撫其書而泣咸曰是父是子既忠既孝垂範千秋芸齋先生可謂能報父仇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也先生名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長子云

敬書先六世祖大中丞公貴人歎後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子思氏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吾又聞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嘗靜觀乎天人幾微之際倚伏去來捷於枹鼓一念之敬可以回天一念之肆可以覆族故君子操心慮患戒慎恐懼則不特自芘其身亦復福流子孫至於繁衍綿遠熾昌盛大而不可極詎非此

戰戰兢兢之一心之所基哉歷觀史冊上下千載成敗得失林林總總未容殫述而要不可越乎福善禍淫之常理所謂善者未有不從戒懼中出者也所謂淫者未有不從恣肆中出者也惟其戒懼則百善以生而百福以出此小子所以伏讀先六世祖大中丞公所作貴人歎而爲之俯仰怵惕而不覺其有所感也先中丞致政家居年躋七十而其戒慎恐懼之心刻刻提撕所謂家庭傷歎守道聽天一時寵榮蓋不足恃者矢口動念輒與古聖賢合宜乎中丞公富貴壽考以一身而子孫繁衍至數百人且後之發祥繩武磊磊軒天地者又皆中丞之子孫也中丞兄弟三人

而中丞之後獨盛二者皆無聞焉嗚呼爲之子孫者
日生長於其中而可不知其所自耶先學士文靖公
獨振中丞之緒而益光大之而其平時行己之恭操
心之敬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
祭者終身以之故風節不緇於僚友身名俱泰於時
晦而卒之以一身殉三百年之君國繫千萬世之綱
常魏魏赫赫與日月爭光無非此敬懼之心之所成
也故小子願吾徐氏子孫惟日戰兢惕厲束身礪行
以求無失中丞文靖之規矩無墮中丞文靖之門地
可也嗚呼其念之哉今吾徐氏子孫又何如乎耷鉏
箕帚德色諛語閱牆櫟釜併倨反唇朱陳厮隸何云

王滿秦越肥瘠豈質檐帷嗚呼吾門雖衰猶爲甲族而所以致此者無他不自念其爲何人之子孫不自知其處若何之門地不自敬其身不自戒懼其心也吾故願吾徐氏子孫一變今之所爲振刷洗滌而以中丞文靖之心爲心則綿綿世澤無有窮時不然吾不知其所終吾恐其化爲蟲沙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今尤爲吾徐氏子孫誦之甲子夏五月朔日六世孫前鄉進士枋百拜敬書

居易堂集卷之十終